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閏二月三十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呈安奉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會委了畢兩局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
解帶合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為係入內內侍省付都知可
將上件兩官特與依黃邁昨任省官日例於階官上轉行一
官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
立為止法二百餘年守之舊矣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橫行則
尤為嚴密前後臣僚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
揮用安奉壽皇聖政會要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
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階官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徑入

橫行蓋其陳乞之詞以為兩官轉一官不為踰越而
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為兩官而轉一官不為僥倖云爾檢准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敕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
緣經戰陣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今二例回授無以激勸於是
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橫行一官之法恭惟 壽皇愛惜
名器獨不吝於戰功豈不欲徑許轉行橫行以厲闔士而詔
書諄諄示優異必累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日餘年
遵守止法而一旦創為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
得轉行則上不廢祖宗之制而下可以勸將士之心也今也
安仁迺欲以進書解帶兩官比之戰功又少一官而轉橫行豈
不破累朝之成憲紊隆興之新法啓庸人之覲心沮壯士之
鬪志乎且今來指揮引用紹熙元年七月十八日黃萬事例
臣竊謂黃萬事例已是失錯自合改正若已曾經施行便為

永制則臣所未之聞也竊見紹熙元年張國珍以武功大夫
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趙圭例轉遙郡臣寮論之竟寢
前命即不以趙圭為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 陛下之所已
行也又鄭大亨以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職事脩築有旨許
用王公昌例轉遙郡臣寮論之亦寢前命即不以王公昌為
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又 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
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却但因循此臣所以敢為
陛下言之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
臣不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三月十三日奏

第二狀

臣昨論奏內侍張安仁橫行不當自惟疎遠小臣驟蒙任使
而輒違忤天威死有餘罪恭奉御筆依自來體例施行仰見
聖心優容詞旨溫厚如此益自感激不容但已蓋臣已取索

到吏部尚右名籍并已行清過干照逐一稽攷自陛下臨
御以來即無似此體式緣有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敕
節文吏部奏檢照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敕武功大夫實
歷七年用七舉主並轉橫行兼省同奉

聖旨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 聖旨指揮

施行此 陛下初政所以示信於天下而臣之所當守者也

歲嘗隆特旨郭果等八人總戎闔外宣力為多 並特轉

一官吏部申數內郭果郭杲由世卿李思孝各係武功大夫

並合轉右武大夫緣有上件 聖旨指揮遵依紹興三十二

年十月十七日已降指揮未敢便行擬轉續奉 聖旨竟令

回授且夫帥閫之臣比之省職難易勞逸大段不同兼之是

陛下始初特恩而猶以有司中審竟令回授今來若以張安

仁故過臣恐諸將解體矣此臣之所不敢已也若以為見任

為生民之作薦園丘清廟之休而乃稱于勞費用心更苦退
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尚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
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
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
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為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寓忘其恐懼繼
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華世有今名於今
薦紳孰為先進存揚華貫甫自禁林方澗步寵光之時乃連
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遠閩越之棘清風彌高善類
大息然而得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
襮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黃綬
之風歎者豈忍春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者侍瞻

今在按撫頭言終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聞會之。欽慕惟深。晚得所圖。逝將既見。某言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之舊才。猷蘊藉固。宜宦達之難。士友之間。而與聞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曠同居他無愴色。官為索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強周下。速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知書意粗。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養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平日見聞之。未嘗悉心以聽。

合桂楊道守

交贊閩山。幸微名之。惟舊問津。湘水。持觀政之。有期。辱。轉之。先施。紈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蓋得

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為晏。其積也。以春為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平治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統統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強。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宜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群臣之官曠。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為。反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諛間迎合之計。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覓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慮謹。因其憚政。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允若。此皆諛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官禁。因其樂厭。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允若。此皆迎合也。其甚者。諛惡。究

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流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諛問之計中則君子日跡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參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於實而眩於無為之名特奏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奈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輒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靡容榮惑君德如此足以上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揔攬乾綱之業矣或詐以來其見於明効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前直之弊息不來將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衰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略擬行事不繁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宏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慮聖志務在無為而進自強之論誠恐陛下克此德濟此治効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巳恭以

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持反掌之易耳臣竊見聞者擢用同姓為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紹興聖訓遂巡不敢就職而詔旨一宣不可回奪二三大瑞解罷省事俄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籲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蠶爾小臣白身補受被封駁者再矣而陛下久不悉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甚臣論列至於數四蓋逾月而後付出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牧反掌之易此臣所以拳拳也

緣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

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敕當與不當臣不復論忽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敕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為是歟抑以為非歟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為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為蓋林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為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沮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嘗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

象淵聽曲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為雨露肅殺則為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雪霜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熒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播之公眾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為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遽有迂改今乃名為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絕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黃裳雖去何以繼之強顏緘默誰無愧耻隨事正抹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兄給舍竟為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也欲望 睿慈少霽 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為來者之勸

第二狀

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闕略黃裳違忤亦復不以潛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窺度或者陛下以為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為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謹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垵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三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垵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為

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為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權瑀三疏駁之尋令官書書讀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門與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竊為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宣在雷同朕以卿再三奏去勅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象笏其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志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為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賜其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為吝而深信躋等說用為知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資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効李藩

裴垣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其職指揮以增聖
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機臣不育亦得與江嶺方岳
卿同托不朽曷勝榮幸取 進止 五月朔四日

論史官劄子

臣嘗具奏竊見唐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玘等修
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亦相監脩國史杜遜能以三朝實錄未修
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承駕部員外
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脩之踰年竟不能編一
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
兼局吏出迭入有同傳舍至修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
上眷渥之人率不淹久去掌機政大槩一年之間而議立條
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
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頃至取旨立限奏備臣恐不免逐

急率謀取具臨時草草述書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也
世要亦非秉筆者稽故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事乎
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脩史不領他事而後四朝
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委以史事
冷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須更迭除雖曰專官亦必久任
職名中有秘閣脩撰右文殿脩撰并舊有文館校勘等
三館脩書官名目即察卿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將此
三職名置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
秘閣修撰又稍近右文殿脩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
雖就迂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 是史官與郎察卿
可以馴至從班事体略同有專官之如無冷局之嫌庶幾
與責成有人况在 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兼以
祿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今以修撰為祿職而以供

職史院者為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美

事唯陛下裁幸
繳奏陳源除入內侍 摺班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者之有司見得陳源
宣遠外沒入家產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彥達李重質亦
各編管估籍及許遂便以來間有 命則給舍臣寮知文
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 服用或擬於乘輿等色不
下於官禁禁路鈴正使實供厥後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
故自 壽皇及 陛下初政至於今日凡群臣有言悉蒙
納前後施行已降指揮有司所共遵守也今者抑奪之
省封還追於天威勉書讀而臣適暫攝西掖若亦書行便
當命詞臣不知若陳源者將何以為之詞也若衆群臣前日
之言因為之詞則是暴其罪狀於天下適以彰聖明

失若但揣 陛下今日之意別為之詞是以 壽皇及初

政以來施行群臣之言所降指揮駁而不用即為此詞將進
退或戾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少霽威嚴
追寢除日勿以螻蟻之微 敢遏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

臣之幸也聖時之盛爭也臣不勝拳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謹錄奏聞伏候

教旨 樞密院劄子去訖謝深甫為給事中已書

繳奏白身彭燾補官狀

准中書門下送到錄黃奉 聖旨御前書寫文字白身彭燾
上等實及一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
伏觀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劄付臣寮上言樞密院送到錄
黃一道為御前書寫文字薛宗補官臣茫然不知所從欲乞
行下薛宗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

與取旨補官則臣有憑據乃敢書行伏候敕旨睿思殿庫供
到本庫契勘薛宗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克御前上等
書寫文字睿思殿庫掌管官物祇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
無在假不在司月日保明是實申聞事五月四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宗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
燾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
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八月初

繳奏閣門承受趙銓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黃一道為成忠郎閣門承受趙銓用
因該人使到闕應奉及一十番得轉一官公據乞將回授封
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契
勘趙銓見係閣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

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郎其
餘應于合得轉官因例酬資即無許收使條法指揮又據司
封供到狀檢准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臣察上言二省同奉
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見行條法施行本部除有曲全禮
鍾闡已放行回授封贈父母休例外其淳熙六年已降指揮
之後別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休例臣愚欲望
睿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寢所有告詞臣未
敢撰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臣恭觀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款兩宮之心
除舊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小大之臣莫不手額欣
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伏意
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

札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間未嘗不軫懷也
借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
而人之關係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人皆進退
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
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敢不為
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志行曾未

有君臣之間而舍卒不審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為中節然
而特放郊外屏居山樊省咎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怒之矣
則策免舊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
但解機政或以內祠領使間奉朝謁則為正者進退唯命夫
後何辭若猶欲冀望稟命不度則持憲臣察豈容但已然
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
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
抱病不痊均供舞郡

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遂續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
暑出峽竟以舊恙卒于官下萬里淪視道路惻然雖雄動業
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為恤典遲遲至
今至如元表三朝老儒而
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睿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

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推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
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曉者二
也非特此也開映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懸絲付之吳
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抗之力也

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采微秋社之禮曾未及請擬復致仕
故九以為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擬愛之欲
其生于

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抗之
威望敵國之所窺覷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擬之恩信士卒
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擬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
巨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
則今置擬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
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
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

子仁者介在閑散人不補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
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
旄非叙遷之官也告廷乎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
交結之謗在于仁適足以禍已無故而手之則非汎之患在
聖朝不足以勸人况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
中又有外宅婢阿閏用炮烙刀刃之刑害宮阿柳等蓋嘗觀
寺定斷其常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
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畧如此其他妨碍臣未暇
數以煩天聽臣不勝拳拳欲望

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下以光華主
德尊重各器而亟因羣情舉行能親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
也搢紳之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朔十一

省官便可轉行則又不然 祖宗舊制入內內侍省使臣
資至內殿承制即更不得磨勘轉至副使宣和以來方許係
寄資內殿崇班以上磨勘依吏部法轉至諸司副使項康元
年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兩省官職聯任恩
數請給並遵 祖宗舊制上件存留照用指揮係是見行即
無衝改以此可見省職即無指定都知押班許轉橫行之法
况自淳熙十六年以後內侍官轉行橫行不過二人黃邁新
知省事用該遇 登極及製造 皇后禱衣了畢梁彬以後
蓋皇駕過重華宮此乃咩禹授受之際千載一遇豈得與
恩同年而語哉由此言之藉使廢法從例則亦無例可攀臣
不免上違隆旨再三論奏區區欲望 聖慈特賜宸宥前命
止令四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補外

其一介疎遠素無榮望不謂 疊冒恩渥備員右史兼職
西掖書生所領不過及此祗欲勉強庸篤少效尺寸伏念某
將指湖湘嘗得心脾之疾痛不可忍至於失汗大肉消陷幾
死者再矣每念此疾唯不復作作且即死忽自今春日痛一
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弛慢難安亦恐朝謁僮仆
非便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與在外待闕合入差遣一次或檢
會前請與之祠祿以便醫理倘未朝露當有歸班圖報之日

內引劄子

臣頃因奏事妄心短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為而厭多事雖
蒙私納不謂違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
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夫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
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儼如天德不徒而一晝夜三

上嘉王劄子

某輒有愚悃仰禪王聰竊惟去年之秋聖駕久不過官中外
憂懼計無所出嘗賴得大三密啓中官後容調護已而六飛順
動萬衆懽呼莫不以為皇后作配之德叶於闕睢大王奉親
之孝遠過曾閔也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朱年慶壽
適降指揮既行討論亦合奏稟朝野顛顛欣逢盛事儻若清
蹕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觴之禮又成虛廢必與詩議徒玷
聖明區區以為在今日之謀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加
聽肯為達群下之情共想中官樂聞必能贊九重之決如是
則慈福為之滿意重華為之歡顏主上之孝德無虧中官之
婦道益著而大王令聞布於天下一舉而數美具不可不勉
也又况會慶重明兩節相繼其為事體允洽觀瞻外而使容
陪在廷之儀內而禁衛希從駕之澤動靜之際關繫非輕稍

有參差更足憂慮則是自今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備建
此事今夫臣庶之家骨肉相保父祖尊長豈無失誤之時妻
孥宗後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利害各切其身不同他人
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某忝在府僚不敢隱嘿
于犯威尊皇恐死罪

至如留正吳挺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
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官庶知外間仰望之切某由稟

是日蒙王喚到構堂云懶好字便封未

又劄子

某等輒有僭越之請仰干王聽重明聖節中外皆望車駕過
宮群臣已是說不行了別無靠處只靠得大王入裏頭究轉
調護兼是車駕過官事亦不當外廷理會才到得外廷理會
須至張皇却不便穩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官多方勸

贊期於必出若更因循日久歲深兩宮忽有此少不足利害
非細某等忝為府僚竊以為大王子職莫急於此故私布之
恭惟留意幸甚

又劄子

某僭越再有申稟魏惠憲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許國公解
官持服在大王是為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未敢
陳請然外間議論却謂大王有此欠闕頗損聲譽不審因宣
押次可以奏知中官亦略提起只得降一指揮許到魏王府
燒香奠慰便是了事區區併乞留意

繳奏傳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皇后親屬訓武郎閣門看班祇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
引見司傳昌朝已該歸謁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

取到吏部案見得傅昌朝昨來將皇后歸謁家廟恩例轉行
一官吏部告示本人勘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
在內有應奉不係理年出職一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
作非况補授欲將自隆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
似此補授之人亦合一體止令轉至
訓武郎止今來
本人已轉至訓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訖臣今若
與書行即合行下吏部遷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准前告
示不敢放行則是徒奉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
聖慈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
奏聞伏候 敕旨 允明 奏 卅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俄測也而示人簡是
故天地之神 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配

於天地亦若是而已其惟

陛下臨御于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為仁兼聽廣納
天下皆知其為恕而近日以來忽事獨斷尋常指揮動出意
表天聽甚高入言難入群臣惶懼莫知所為以臣愚昧孰慮
而究觀之則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隔
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為 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
講妙選法從而黃艾首預識擢 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
封駁旋被改除雖蒙留中不即處分人以為 陛下怒給舍
矣然王府翊善付以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 陛下何嘗怒
給舍乎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人以為
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
左相為上公 陛下何嘗怒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仕而恤典
不下則紛然竊議曰 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館客

卒於邸中賻贈隨至然則 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亟請不獲則又紛然竊議曰 陛下惡人言去彼卒棄疾召為大卿即去為帥至欲以次對寵其行然則 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孰慮而究觀之則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繆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聖德罔愆而或喜怒失節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聰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况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豈陛下之心哉而又况自夏徂冬稍闕過宮之禮遂謂陛下以疑阻虧孝養又豈 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其形似若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高入也雖然群臣孰不希寵何苦自絕雨露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

之譴而孜孜半年爭此數事 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若 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寬大本無所怒今若有所怒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和平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母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 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者將以孤 陛下也至其和夫不察 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諫爭者群臣之罪也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之誤已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 陛下誠以本心之所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黨論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論破兩宮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遠圖以此為小康垂拱而責成何垂拱而責成則鍾鼓絲竹

樂與同尊俎祚席樂與今同臺地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直為此鬱鬱使天下徒日夜沟沟也臣最微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為陛下白發其端而不敢盡言惟至明至聖為社稷大計為富貴崇高遠慮而加省焉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慈福宮加上尊號已有指揮未審重華宮何故未講此禮以臣攷古來聖人多以彌文縟禮交權上下今陛下方自疑阻稍闕問安之節若因此盛典併行於兩宮臣意壽皇須更開喜遂歷舉漢唐以來故事及德壽宮禮數上大喜曰此是好說卿可到都堂宣諭宰執明日奏事商量偶記得孟饗前齋宿不是奏事日分遂奏云明日宰臣以下齋宿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景靈宮齋殿奏事因奏臣小臣輒發此議已是僭越宜

敢承 聖旨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待大臣奏事

陛下自以聖意指揮即尤見 陛下孝敬之德臣不敢領 聖旨上再諭朕遣卿有何不可遂到都堂具道上意是日趙知院在假葛丞相折簡相約請對比入文字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殿奏事與前言合諸公皆喜已而從駕孟饗遂奏事上意已變但云且許他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踈賤妄有建白今月十六日伏准尚書省聚廳宣諭令臣不得說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

陛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當來曾蒙聖訓令臣傳旨與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說出忽達天聽即臣當坐漏洩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投誠君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祿一次稍俟日久孤蹤明

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除已具劄子經朝廷陳乞外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
式更不說及此意伏乞眷照

補外體

乞祠祿婦展墓焚黃狀

貧賤養

臣軀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聰伏念臣九歲而
生喪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父

而久官

湖湘遠離墳墓今七八年不獲展省以行焚

每一念

下為之心折萬一盍先朝露即兩親竟不露

澤臣亦

無以見於地下矣况自立朝委是尸素區區欲望聖慈矜憐
哀謝來日不多特與祠祿差遣一次使得展墓焚黃少慰存
沒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今臣書行右臣照得在法南班磨

勘實及十平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所乞係 多方厚熙七

年體例止及八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二年正月二十

一日指揮臣僚奏陳其有法者上當從法不得更引非法之

例今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來多慶

轉官正礙前項指揮自降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

行事例假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為多慶之累

臣欲望 聖慈將上件已降指揮特賜收寢所有錄黃案未

取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月二十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傳良除起居郎日下供職不勝漸懼須至煩請伏念

其長朽無遺誤結班列久無補報實不違安昨嘗累具奏中
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祿差遣候命累月未准指揮今乃
求去得遷若更自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真情欲望朝廷將
賜敷奏追寢新恩以安愚分二月三日三朝三朝三朝三朝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
王子濤奏今踏逐到宅子一所乞照令德等例撥賜居止以便
祭享二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
安定郡王見無住宅以便祭享殊失嚴奉之意合從朝廷撥
賜宅子一所永充見任安定郡王居住以存事體今來所有
子濤奏請賜宅府衙後宅子未審堪與不堪永充嚴奉香
火欲乞更降指揮下臨安府契勘聞奏取旨撥賜仍不許其
他官員指占亦不許將後子孫認為己業如此則前後承襲

庶免疊有煩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二月三日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舒州
申勘到百姓易大明并汪清妻阿王斷案事令臣書行右臣
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夫妻妻而與人謀其夫則生人無措身
之所矣照得阿王嫁汪清生一女三子自紹熙元年與易大
明通姦以來凡其夫汪清所與疑慮易大明者皆密以告凡
易大明所與謀害汪清者未嘗一以告也據案阿王嘗受易
大明之謀醉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套子將以勒死汪
清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殺汪清當殺汪清也易大明
雖以鐵尺打傷仆地未曾氣絕令阿王快取索來阿王紀恨
汪清節次打罵亦有心要勒死汪清手解布襪上麻索付易

大明勅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條惡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昔人之意所為斯人慮者甚嚴密也况同殺之乎春秋之義魯夫人與弒公絕不為親禮也聖人豈忍絕人母哉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為母以是為王法所當誅耳而貸不殺是無三綱而十惡之條廢矣臣自攝之書姦人殺其夫之案或貸死者有之而未有如阿王之幸免者臣愚欲望聖慈參酌經律令有司別行議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六月二日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十二月八日奉聖旨訓武郎傅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今臣書行右臣九月二十九日曾具奏傅昌朝已礙止法無違戾乾道八年七月八日聖旨指揮當蒙聖慈特傳昌朝轉官指揮留中不行去

訖今來又准送到上件錄黃臣實不敢奉詔且傅昌朝蠢爾小臣乃敢宛轉附麗煩瀆朝廷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惟不當轉行一官更出合自宸斷別作行遣以杜絕來者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十一月二日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進義副尉藍嗣祖昨在潛邸服勤有勞可特與轉承信郎今臣書行右臣據都官供到狀稱昨紹熙元年六月內給帖補該遇潛藩應奉推恩入共四名藍嗣祖章顯祖顏守忠王演各係白身並補進義副尉數內王演係收使昨該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高宗梓官發引賞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兩官

實方轉承信郎今未監嗣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即無上件合該收使賞典徑與特轉顯是不均恐非公朝待人無私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教旨 三十一期 七 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奏狀劄子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率逢原奉 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 旣將指朔湘已聞率逢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湜親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以為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 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為無罪乎而遂進為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屯所

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
軍時以王人為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

聖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培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逢原
為帥無狀密院鑄戒尚不知故至為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

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 陛下朝以為罪而暮遷權之則是
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為超越但適當宥過之

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
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將率逢原新命特賜追

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四月二十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率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

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罪不

當遷還都帥臣之愚見以為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

混為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培克士伍陳廣

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 陛下為之覆護特從宥

免此 陛下善將將之道而率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

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恐逢原竊人昧於理義妄

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橫愈無悛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
新命不惟為 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

為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寮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
暴達原之惡正以事關軍衆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
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
聞伏候勅旨十一月二十六日
內引劄子四年正月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費之以

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
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污恩寵盛而操履闕
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適所
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
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
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脩余靖尹洙之
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脩等之賢果信
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苟留兩
存之則雖仲淹脩不能暴白於世而况不如仲淹脩者乎在
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爭新法去國矣
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
諸臣去就之誼而苟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
世而况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

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
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
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 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
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
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此者有以臺官察
朝士者矣 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名無用為卿
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 陛下為罷給
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
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 陛下欲並用之
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
賢否混雜何以為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稟儒
攝官詞掖嘗不度疎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
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 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

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無他官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
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曰陛下可謂愛護
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陛下
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誠以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
去就之誼請自不具以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
以臣為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群臣亦各務明
誼群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群臣之聲望不
污操履無闕是不為寧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
成則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共惟本朝列聖
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
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

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
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或
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衍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
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
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
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
課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
也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
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予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
矣而比來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之間稍
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
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共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
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

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
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冊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
不然則燕衍尊俎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
然則是燔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
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
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 陛下
法 高宗 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
度非徒以親政涖民亦 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
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褒錄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竊觀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
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

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
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為國建事臣
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覩在 徽宗時則有傅察
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 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
為翊載之功之首 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
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
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錄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
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 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
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
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
上無以發明 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敷 壽皇善繼之
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
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冊寶都大主管所申
奉上 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
省同進呈奉 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
賞內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
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
臣恭觀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
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壽聖皇太后
尊號 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
月十九日修製中官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
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
十三人轉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
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

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
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年推恩之
人係是修製奉三官四冊四寶事功繁重職掌稠疊計日
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三慈
福宮尊號冊寶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寮偶
被驅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為酬獎所是一官一冊一寶既與
三官四冊四寶體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
一等具中尚書省取旨推恩先次獲降 聖旨指揮轉行兩
官一時後省皆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
保明陳乞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
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
所申首為身謀上欺聖聽因比儕輩大啟倖門而又增添員
數至五六人共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寢

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惜名器將上件指
揮除軍兵聽換犒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
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僥倖表
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聖旨指揮玉牒所進 壽皇聖帝玉牒會要

所進 壽皇聖帝會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
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
今來事體一同伏乞 睿照

五年二月十日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奉 聖旨忠訓郎

御前祇應孫拱之為 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

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

已轉五官數內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年九月
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
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歲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
勞之法長褻近私謂之風臣不得不為 陛下惜也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二月二十日奏入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 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

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
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
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
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
合取旨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六人其為欺罔不待力辨

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鑄減此臣所以從寬論奏乞只依
元年員額已荷宸聰悉垂來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
臣窺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俸臣只是此曹耻於退聽
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
人若許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
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

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收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一道
恭奉 御批為係實該五年年勞實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
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為臣所繳冊寶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
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領

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語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冊寶官減員
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
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
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
當日審奏續降 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
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內降者 陛下之不得已
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 陛下之初
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
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贊邦政豈不為廢
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 聖慈將十
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孫拱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
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

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五月二日奏

貼黃恭准 御批孫拱之為係實該五年年勞
賞可特與書行令取到吏部狀御前祇應本部
即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
伏乞 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鄭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
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鄰皆
官至寶文閣待制內高祖正議大夫祖父曾命官今廷倚以
僧惠深受其貸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又辱罵其骨肉迫逐
起遣不勝忿耻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
年髡髮居後定斷即廷倚元請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

斤罪止於此夫本州復引勅有陰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
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
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
陰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
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摺據細故汗蠟衣冠
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為
例操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 聖慈將上件指揮特從
未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月二十八

入奏劄子四月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 天聽如蒙省覽即臣雖
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大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
自士庶人皆然而况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為人主
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

賤者群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文寢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

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乞祠中省狀四明

伏念某一介疎庸重以衰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瘵曠實多稍涉歲時曾亡報效嘗聞諸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乏陳力之勞違戒得之訓者矣內負初心外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祿差遣狀劄特賜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四月初七日三省奉聖旨不允

乞對狀四月初十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輒論及兩宮事仰荷聖慈濶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懷懼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

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不下十二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

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明詔以致尚稽順動枉招謗讟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則非陛下之不聽用臣而臣實負陛下也欲望更賜以燕閒之頃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聖重權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詣閣門進榜子乞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四明十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仰荷聖慈澗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悵烟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精疑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彜之性不可解剝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徃徃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又况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

禹造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 陛下獨不記 壽皇之踈魏邨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 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 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閹喋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 陛下則必不赴愬於 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朋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 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吾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恩之墓天下聞而非 而事已無及

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 四月二三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為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二日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 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

四月二十六日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官諫者衆矣誦說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 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亦不過勉強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恠矣獨臣私念以為 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 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 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放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

要力請乎而 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朔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 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月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眾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 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皇恐跋躓前此對後轉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蹈實禍懷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伴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禾人數千持杖

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
莫敢訟其寃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
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穴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
驚悸云有賊至以覺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
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
不解姦臣寅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
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
於亂亡二君是也 陛下不過宮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
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古不以為責善則以為猶吝
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 壽皇責善為天下計為社稷
宗廟計耳假使 陛下政事脩明人心愛戴則 壽皇之願
得矣尚復何辭 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
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

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 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
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
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累以疑為信而成不
察之疾臣切以為 壽皇不能禍陛下是 陛下自貽禍也
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 陛下
側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採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
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廢幾萬一取建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
察調護兩宮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使不會說
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
事如何則好某奏 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
難走死亦當向前况是諸重華官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

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為然且云特諭與
孰某因檢照得中興會要在 孝宗時以參知政事錢端禮
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
可以舉行今采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察一
人充重華宮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
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遠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教奏
施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勛李熙靖主管龍德
官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併乞鈞照

再乞致仕中書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
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事而納
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教奏連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備
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
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幸上意
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卑反覆諮度蓋已確許矣而竟中
輒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
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某危懼若此儻若誠
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祿謝事求便其身區區
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教奏早降指揮施
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 咄明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
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

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
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
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
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
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
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
其子胡亥是也共惟 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
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 壽皇而憂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
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
不加怪臣恐 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
萬一 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
於 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
壽皇亦無以為 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

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論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
官解體矣四參帝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
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
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
猶曰為憂疑 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
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待從待
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 壽皇何預焉而
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皇惑而不加怪者是
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
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
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閣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
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
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官闈后妃之心

果如何 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 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虜類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 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官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官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 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 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孤後脫之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

載鬼盈車可怖也方孤孤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孤則無為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言羣疑亡也入有此事則易有此象 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為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裁擇惟 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懃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

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

處分取進止 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即面納休致劄子

尚書省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准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傅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
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零不謂納祿未
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
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
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
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祇受除已
將省劄送温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
本官致仕追寢上件

繳奏施行

辭免秘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懼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疎庸及此衰晚誤
玷朝列迄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
况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

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疎天聽高邈幸蒙從欲分當永
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議之章專以勸誦之選
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澄
誠蘄免所以九頓首於洪造也其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
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
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某宜置閑散又况玉音
在耳不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皇懼隕越之至

五且不娘臨出下... 婦事... 以立不... 婦... 五... 棄... 五...



